

台灣客語的文白異讀研究

徐貴榮

新竹師範學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漢語歷史悠久，使用範圍廣泛，在語言的縱向發展和橫向區隔之間，產生了古今語之異和方言之差，於是一個文字有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異讀。這些一字多音的異讀字，其中“又讀”和“同字異音異義”的字，屬於文字音義的不同讀法，非本文所討論。本文只就筆者近年來跟從漢學經師誦讀“童蒙書、四書、唐宋古文、千家詩”等古籍時，採錄經師教授的讀音，以古籍內文中，台灣四縣客語的讀音為主，並訪查海陸、饒平、大埔等次方言的語用現象，理出其文白相對的類型，探討文白讀的歷史層次、競爭，並透視台灣客語在歷史上語言層累積的經過和走向，並以其重要性作結。

關鍵字：文白異讀、類型、走向、層次、競爭

1. 前言

1.1 一字多音

語言是隨著人類的進化而演變的，由簡單的表意演進為用複雜的聲音表達一個完整的思想，而後更由口頭的語音造出紀錄語音的符號—文字，從此，語言與文字彼此互助，相得益彰¹。同時，語言是人類用來溝通思想的無形工具，自從語言與文字結合之後，就是所有文明進步最有力量的創造（羅肇錦 1990）。在創字之初，中國文字是由一個文字（下稱漢字），有一個語音（下稱漢語），表達一個意義的象形文字，後來漢字雖經歷代的演變，在讀漢字時，漢語各方言都可用各方言語音讀它，本文稱之為「漢字音讀」。

本來，「漢字音讀」是一字一音一義的表意方塊字，後經人類愈文明，進步愈多，應用的語詞日漸增多，而文字趕造不及，於是利用轉注、假借、通假等方法借字表音達義，造成了一字多音的現象，產生了“異讀”，或稱為“破音字”。由此現象可知一個漢字音讀，由於意義的不同或方言地理的差異，早就存在著頗多一字多音的異讀情形。

¹ 參見林國樑〈教育廣場漫談「破音分用」的現象（上）〉，《國語日報第 13 版》2001。

例如「重」字：國語有tʂuŋ³、tʂ'uŋ⁵二音；閩南語有taŋ⁷、tiŋ⁷、tiŋ⁵、tiŋ⁵四音；客家話也有ts'uŋ¹、ts'uŋ^{3/7}、ts'iuŋ⁵三音²。

這些一字多音的異讀字，由於來源的不同，或應用的不同，可分為「又讀」、「同字異音異義」、「語音和讀音」等三種。「又讀」是指某一個字義相同而異讀的字，如華語「慷慨」的「慨k'ai²」又讀「k'ai³」；「同字異音異義」就是一個字有兩個以上不同的字音，每一音有其代表的字義，如「長」有tʂ'an⁵、tʂaŋ²二音，分別代表「長度」和「首長」兩個不同的音和義；「讀音、語音」的讀音是讀書音，只在讀文言文、古文辭、舊體詩歌時所讀的字音，多數是成語或複音詞之中的字詞；語音是口語中的字音，以單字獨立成詞或單音動詞，或用於結合詞之中，或成為說話語氣詞。如華語「落」字，在「降落、低落、落花生、落落大方」等唸luo³是讀音；「鳥兒落在樹上、沒落子、梅花落」等的唸lau³是語音，語音又讀la³，譬如他一個人「落」在後面、「落」了兩個字³。

漢語方言中，每個方言常有讀音、語音的現象。漢語「又讀」和「同字異音異義」的字，屬於文字音義的不同讀法，非本文所討論。本文只就讀童蒙書、漢語古籍、千家詩時，發現一些讀書音和口語不同，針對這些字的口語和讀書時產生的不同音韻，亦即語音（白讀）、讀音（文讀）的文白異讀現象，做一研究。

1.2 文白異讀

文白異讀是語言歷史發展的產物。「它的產生乃由於漢語歷史悠久，使用範圍廣泛，於是在語言的縱向發展和橫向區隔之間，而有古今語之異和方言之差，於是一個文字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文白異讀現象。因方言差異而產生的文白異讀，和中國幅員廣大，方言眾多，歷史悠久有關。方言之間會因接觸而互相影響，官話更容易向外輸出它的影響力。一般來說，官話都和文字結合得很好，弱勢方言在接受官話後，不但累增了語彙，往往這些進入的語彙和文字結合為一，與當地的土話成為一文一白的關係。北方官話長久以來都是漢民族的主流語言，多半是由它對外輸出語言的影響力，它的文白異讀主要因古今語之異而產生，與弱勢方言主要移借官話而產生文白異讀的情況不同」（楊秀芳 1996:155-156）。

現代漢語中，以閩南語的文白異讀現象最豐富（楊秀芳 1996:163）。客家語雖不如閩南話有那麼豐富的文白異讀現象，但它也屬早期的中國話（羅肇錦 1990:48），甚至是中國古南方方言（Jerry Norman 羅杰瑞 1981:195），所以客家語在長期的語音層

² ts'uŋ^{3/7}，/ 前為四縣、東勢調號，東勢讀 tʂ'iuŋ³；後為海陸、饒平調號，海陸、饒平讀 tʂ'uŋ⁷。

³ 同見林國樑〈教育廣場 漫談「破音分用」的現象（上）〉，《國語日報第13版》。2001。

累積發展，也有豐富的文白異讀。若從其文讀現象來看，較為特殊的是在讀「古詩詞或對句」時，為了平仄押韻，必須把中古次濁上聲讀陰平的客語聲調特徵幾乎放棄，改讀上聲，一般學者討論客語的文白異讀時都未與予特別重視。

2. 台灣客語文、白對應的類型

歷來「讀書人隨經師誦讀典籍，從童蒙書⁴到古籍，都以經師教授的讀音為準，而經師的讀音傳自老師，以及書上的音注」（楊秀芳 1996）。客家語分布極廣，各地方音差異頗大，讀書音也各有差異，但有關文白異讀的類型卻是大同小異。就台灣苗栗、新竹兩地所通行的四縣、海陸而言，以「飛」為例的文白對應，苗栗讀pi¹ / fi¹，海陸讀pui¹ / fui¹（前白後文），這是同為聲母差異的類型，而非韻母的文白差異類型，至於 -i 與 -ui 的不同，則是四縣與海陸中古「止攝」今音異讀，屬於內部差異。至於像「淑」而言，苗栗四縣音讀suk⁴，新竹、桃園四縣讀siuk⁴、海陸讀tʃiuk⁴，這些並非聲母和韻母的不同類型，而是次方言不同的內部差異，不涉文白之分。

客語文白異讀的類型，羅肇錦（1994:305-326）把客語異讀音的來源，依聲母、韻母、聲調等三類例字探討；謝永昌（1994:20-22）也把梅縣客家方言分成聲母不同，韻母不同，聲調不同，聲母和韻母不同，聲母和聲調不同，韻母和聲調不同，聲母、韻母、聲調均不同等七類型做簡單說明。筆者之師李漢銘先生指出：「只有百家姓、四言雜字、七言雜字等較通俗的篇章可讀白話音外，其他古籍大部分應讀文讀音」。筆者近來記錄桃園觀音、竹北的海陸話，中壢過嶺、新屋的饒平話，東勢的大埔話等地讀音（訪問人見附錄一），也大致如此。下列依苗栗四縣音韻為主⁵，理出以下類型。

⁴ 所謂童蒙書，即是啟蒙教材，是指蒙館教材而言。蒙館，或稱私塾，這裡的學生大部分讀完孝經、論語之後，即不再讀書，而從事各種職業，也就是說這種人只想識字、寫字而不應舉。一般說來，他們皆以識字、習字、倫理為主（林文寶 1997）。中國最早的文字教材，較有記載的應從漢朝說起，唐宋元明清都有啟蒙教材，傳至今日，仍有千字文、昔時賢文等流傳於世。

⁵ 四縣聲母古知章組讀舌尖前音，海陸、東勢、過嶺、新屋饒平讀舌葉音；古精莊組韻母呈現 i—i 的對應，古合口止、蟹攝呈現 i—ui 的對應。

2.1 聲韻調皆異讀型

音 (白→文)	字	白讀	文讀
tak ⁴ →ts'uk ⁸	逐	逐日、逐儕 ⁶	夸父逐日、諫逐客書

2.2 聲母和韻母皆異讀型

pot ⁴ →fat ⁴	發	發病、發冷仔 ⁷	發生、發明、發動
pion ³ →foŋ ³	放	放人、放聊 ⁸	發放、放心、放送
p'ioŋ ² →foŋ ²	紡	紡紗	紡織
mo ⁵ →vu ⁵	無	無愛、有無	無心之過
voi ³ →fi ³	會	會毋會、會來	開會、會議
ti ¹ →tsi ¹	知	毋知、詐知	知識、知府
tit ⁴ →sit ⁴ /it ⁴	適	適當、適願	適當
tat ⁸ →ts'it ⁸	值	值錢、價值	價值、值年爐主
t'ok ⁸ →ts'et ⁸	擇	擇菜、揀揀擇擇	選擇
ki ¹ →tsi ¹	枝	樹枝	英雄行險道，富貴似花枝（增廣）
ki ¹ →tsi ¹	支	一支	支票
hak ⁴ →k'iet ⁴	客	人客、客家人	作客、夜半鐘聲到客船
m ⁻⁵ →vu ⁵	毋	毋會、毋曉	毋臨渴而掘井、毋忘在莒
heu ³ →k'ieu ³	口	口瀾、口水	人口、口頭

2.3 聲母和聲調異讀型

p'uŋ ³ →f uŋ ⁵	縫	門縫、線縫	裁縫、縫補
p'uk ⁴ →fuk ⁸	覆	覆菜 ⁹ 、am ² lam ² 覆 ¹⁰	反覆、顛覆
tiau ⁵ →ŋaiu ²	鳥 ¹¹	打鳥、鳥竇	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

⁶ 每天、每人。

⁷ 發冷仔，得瘧疾忽冷忽熱的樣子。也是罵人語，指行事不定，使人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⁸ 放假。

⁹ 覆菜，芥菜的醃製品。在蔣經國先生任副總統時依諧音命名“福菜”。

¹⁰ am² lam² 覆，趴著睡或臉朝下趴著。

¹¹ 鳥，另有一讀音 niau。詩詞對句文讀音為求平仄，轉讀上聲，如：人生似鳥同林宿，大限來時各自飛；

t'on ¹ →ton ³	斷	斷截、打斷	斷酒、評斷、斷人一生
ts'ia ³ →sia ⁵	斜	斜斜、斜走	秋風落日斜—杜甫（禹廟）
nuŋ ³ →luŋ ²	弄	巷弄、弄鬼弄怪	交交時作弄機聲—鶯梭（劉克莊）
kap ⁴ →hap ⁸	合	合火 ¹² 、合鬼毋相同 ¹³	合作、天作之合、合作社

2.4 韻母和聲調異讀型

t'an ¹ →t'in ³	聽 ¹⁴	聽講、好聽	聽妻言、乖骨肉
--------------------------------------	-----------------	-------	---------

2.5 聲母異讀型

p →f	飛	飛走、飛來飛去	張飛、岳飛
p'→f	肥	肥肉、肥 ku ³ ku ³	肥皂
f	符	畫符、符誥	符合
f	蓬	蓬萊	蓬萊弱水—幼學（地輿第二）
f	楓	楓樹	瀟瀟楓樹林—戴叔倫（三閩廟）
f	墳	圓墳 ¹⁵	墳墓
f	伏	伏下去	埋伏
v →f	還	還我、交還	明中施捨，暗裡填還—名賢集
f	換	交換、換忒	世上新人換舊人（增廣）
f	和	和尚	和氣、和平
t →s	諄	諄諄	昔時賢文，誨汝諄諄
ts	中	中央、ti ³ 中 ¹⁶	中天、中央大學
ts	追	追人	追趕 追求
ŋ →n	宜	便宜	子不學，非所宜（三字經）、宜蘭
h →k'	去	來去、去哪	運去黃金失色（名賢集）
k'	肯	毋肯、肯來	林肯、晴乾不肯去，須待雨霖頭
k'	苦	苦瓜、藥仔苦苦	辛苦、刻苦耐勞

其他古文仍多讀陰平。如：龍師火帝，鳥官人皇。

¹² 人死後滿三年，將靈位合入祖宗牌位。

¹³ 特別與人不同。

¹⁴ 「聽」海陸、饒平、大埔沒有文讀音。

¹⁵ 「圓墳」新墳落成，祭拜祖先。

¹⁶ 「ti³ 中」在中間。

2.6 韻母異讀型

a → ien	研	研藥	研究、研習
ai → i	底	底下、沉底、到底	底是來驚夢裡閒—劉季孫(題屏)
	弟	老弟、	兄弟、弟妹
	啼	雞蹄	莫教枝上蹄、哭啼
aŋ → en	生	生生、學生	生命、生產、生理人 ¹⁷
	爭	相爭、爭不著、爭天下	戰爭、鬥爭
	猛	火當猛	深山畢竟藏猛虎(增廣)
aŋ → ien	耕	耕田、耕作	耕牛無宿草(名賢集)
aŋ → in	正	當正、新正 ¹⁸	正當、正確、反正
	成	無成、成成仔、毋成人	成功、成人長大、成就、成績
	整	整屋、整車	整理、整頓
iaŋ → in	命	命還在、命好、生命	命令、天命
	清	清明、清冷	清潔、清靜、水清無魚
	明	清明、明年	聰明、明朝、
	輕	輕輕介、輕重	輕便車
	青	青天白日、青色	包青天
	營	兵營、營盤	營業、經營
	平	平長、平地	生平、平心、平鎮市、公平
	名	姓名、名譽	名間鄉
	印	腳印	刻印、印模、印 e
iap → ip	粒	飯粒、一粒	粒粒皆辛苦
ak → et	白	白色	白露、李白 ¹⁹
	刻	刻印、刻佛、雕刻	雕刻 ²⁰ 、一刻鐘、刻苦耐勞
	格	格子、格線	人格、性格
	列	一系列、歸列仔	排列
iak → it	跡	腳跡、遺跡	遺跡、事跡
	蹟	古蹟	古蹟
	惜	痛惜、得人惜 ²¹	可惜

¹⁷ 「生理人」，生意人。

¹⁸ 農曆正月過年期間。

¹⁹ 東勢，文讀 p'iet⁸。

²⁰ 「雕刻」，口語可文白混讀，文讀嚴格。

²¹ 令人喜歡、疼愛。

	績	績線	成績、績效
	劇	戲劇	相逢劇孟家一錢起（逢俠者）
ia → o	摸	摸頭、摸東摸西	摸彩、摸掌、十八摸
e → i	事	做事	事情、大事不好
e → i	計	計程車、算計	相論逞英雄，家計漸漸退—增廣
	齊	插齊 ²² 、齊齊	自修齊，乃平治（三字經）、齊國
	細	詳細、細人仔	歌館樓台聲細細—蘇軾（春宵）
e/oi → ui	歲 ²³	幾多歲	閩餘成歲，律呂調陽—千字文
en → in	鶯	鶯歌、黃鶯	打起黃鶯兒—蓋嘉運（伊州歌）
en → ien	先 ²⁴	先行、起先	先後、先人
eu → ai	柴	撿柴	相送柴門月色新—杜甫
et → it	逼	被人逼到	雨疏見機，解組誰逼—千字文
o → au	袍	襖袍	太平待詔歸來日，朕與先生解戰袍—明世宗（送毛伯溫）
	靠	va ² 靠 ²⁵ 、靠人	命好何須靠祖田—名賢集
	羔	羔羊	羊羔雖美，眾口難調—名賢集
oi → ai	在	有人在麼、還在	現在、好在
	載	載去哪位	流出西湖載歌舞—林洪（冷泉亭）
	材	材料	木材、
	彩	好彩頭	光彩、彩色
oŋ → ioŋ	央	中央	中央大學
ok → uk	縮	縮起來	得縮頭時且縮頭—增廣昔時賢文
	捉	捉人	閒看兒童捉柳花—楊簡
ut → iet	屑	鋸屑	不屑

2.7 聲調變異型

客語文白異讀，有關聲調的異讀，學者大都只談到像「動、淡、上、下」等中古全濁上聲（如下表中項目 2），客語今讀陰平的字，文讀為去聲調（張光宇 1996:253）。

²² 整整齊齊，一點都不歪斜。

²³ 「歲」，四縣、東勢白讀音 se，海陸、饒平讀 soi，但「萬歲」，都讀 soi。

²⁴ 「先」，只有海陸有文讀。

²⁵ 依靠。

其實客語另一個特徵，即是「中古次濁上聲今讀陰平」的字（如下表項目 1），在讀「詩詞對句、格言對仗」時，必須回復其中古上聲調，以表達詩詞格律、聲韻、平仄的要求²⁶（參見附錄二），至於讀其他古文沒有對仗的則不嚴格要求。如下表：

	聲調變化	漢字	例句
1	陰平→上聲	滿 man、馬 ma、美 mi、武 vu、暖 non、裡 li、理 li、禮 li、里 li、旅 li、柳 liu、嶺 liaŋ、惹ŋia、語ŋi、藕ŋieu、我ŋo、有 iu、字 i、養 ioŋ、與 i、也 ia、野 ia	見附錄二
2	陰平→去聲	上 soŋ、下 ha、近 k'iun、淡 t'am、動 t'uŋ、伴 p'an、社 sa	同上

3. 客語的文白層次和文讀的歷史

3.1 客語的歷史層次

羅杰瑞（1995:195）認為「客家話屬南方方言，南方方言從漢朝、三國時代就已形成基礎，西晉移民就最後定型。客家話和閩語、粵語的區別，是受北方話影響的程度有所不同，另外客家有些特殊的詞彙」。房學嘉（1996:93-94）以為「秦至南朝為客家共同體的初步形成，隋唐至五代是客家共同體的進一步漢化，到宋元客家共同體才登上歷史舞台，儘管客家方言與閩南方言、粵語方言差異甚大，乃至相互間不能用以通話，但它們也共同說明自身繼承關係的共同性，首先是保留了較多的古漢語成分，這些不同於現代漢語之處，說明客家方言受秦漢或隋唐古漢語影響頗深」。張光宇（1996:86）說「客家話的起源是西晉末年的司豫方言，客家話是在司豫移民進入閩粵贛交界地區轉成客家人之後才作為族群標誌出現的名稱……所謂古南方漢語的假說實屬子虛烏有，……源於南朝通語的學說也滯礙難通。」都足以說明客家語在唐宋之前逐漸形成基礎語言，亦即早期的客語白話底層。

之後，客家語（漢語）長期以來，在僻處中國南方閩粵贛三角山區漸次發展，對土著而言，變成了強勢語言。在語言接觸之後，也吸收了土著語言，隨著歷史的發展，民族的遷徙，散播各地，逐漸形成今日客語的面貌。今日客語，「少數僅存的上古『見照』不分現象，如『枝、支』讀 ki¹，是上古的諧音現象才能解釋清楚的」（張光宇 2000）。「江攝莊組『窗、雙』兩字讀法與通攝（*uŋ）合流，這是上古音的殘存」（張光宇

²⁶ 客語讀詩詞對句，四縣對聲調嚴格要求。

1996:252)。還有「中」字，在表示「中央」時念 $tuŋ^1$ （如 $ti\ tuŋ$ ），一般說「中間」時念 $tuŋ^1$ 。又如「知」字，語音說 ti^1 ，讀音說 tsi^1 。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前者是屬於南北朝以前的古音，後者是唐宋音（羅肇錦 1990:63）。

3.2 客語文白層次的探索

「文白本是語用上不同場合的兩種音讀，它們是來源不同的語言層，在剛剛產生文白異讀的時候，文白之間的分別是絕對清楚的，但時日一久，當說話人無法真正分辨文白之異時，也就是文讀層與白話層層疊為一，並且開始要競爭消融的時候。文讀層與白話層層疊為一，在面對下一波讀書音時，這個層積之後的語言成為新的白話層，與後來的讀書音成為一文一白的關係，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白之間具有相對的關係」（楊秀芳 1996:156）。

例如廈門閩方言中「石」字，口語單用讀 $tsioʔ$ ，指石頭；而在「石硯」中讀 $siaʔ$ ，文讀則讀 sit ，這三個音代表廈門話的三個歷史層次（羅肇錦 1990:63）。又如，青韻有 $-an$ 、 $-iã$ 、 $-ĩ$ 、 $-iŋ$ 四個層次（張光宇 1996:67）：

- 1) $-an$ ：零星 $lan\ san$ ，瓶 pan
- 2) $-iã$ ：鼎 $tiã$ ，聽 $t'iã$ ，定 $tiã$
- 3) $-ĩ$ ：青 $tsĩ$ ，星 $tsĩ$ ，醒 $tsĩ$
- 4) $-iŋ$ ：零 $liŋ$ ，定 $tiŋ$ ，青 $ts'iŋ$

客家話的這種層次不太明顯，但也有一些詞有文白讀法及古今異音的不同。這種「文一白（文）一文」層的現象，客語不如閩語豐富。但透過文白異讀和方言地域的比較，台灣客語文白層次仍隱約可見。

(1) 梗攝四等青韻：

	四縣	海陸	饒平中壠	饒平新屋	大埔東勢	北平音
零	$aŋ$ 白、 in 文	$aŋ$ 白、 in 文	en	en	en	$iŋ$
青	$iaŋ$ 白、 in 文	$iaŋ$ 白、 in 文	$iaŋ$ 白、 in 文	$iaŋ$ 白、 in 文	$iaŋ$ 白、 in 文	$iŋ$
聽	$aŋ$ 白、 in 文	$aŋ$	en	en	en	$iŋ$
腥	$iaŋ$	$iaŋ$	$iaŋ$	$iaŋ$	$iaŋ$	$iŋ$
星	en	$iaŋ$ 白、 en 文	en	en	en	$iŋ$

定	in	in	in	en	in	iŋ
銘	en	en	en	en	in	iŋ
靈	in	in	in	in	in	iŋ
笛	ak	ak	et	et	et	ti
糴	ak	ak	et	et	et	iau

由上表，表示客語青韻也有：5) -aŋ(-iaŋ)/-ak、6) -en/et、7) -in/it 三個層次。

5) -aŋ(-iaŋ)/-ak 零、青、星、腥、笛、糴

6) -en/et 零、聽、星、銘、笛、糴

7) -in/it 定、零、靈、聽、青

(2) 蟹攝四等齊韻

	四縣	海陸	饒平中壩	饒平新屋	大埔東勢	北平音
洗	e	e	e	e	e	i
系	e	e	e	e	e	i
計	ie 白、i 文	ie、i 文	ie	ie	ie	i
雞	ie	ai	ie	ie	ie	i
繼	i/ie	i/ie	i/ie	ie	i/ie	i
溪	ai	ai	ie	ie	ie	i
齊	e 白、i 文	e 白、i 文	e	e	e	i
細	e 白、i 文	e 白、i 文	e	e	e	i
啼	ai 白、i 文	ai 白、i 文	e	e	e	i
底	ai 白、i 文	ai 白、i 文	e	e	e	i
弟	ai 白、i 文	ai 白、i 文	e 白、i 文	e	e 白、i 文	i
低	ai	ai	e	e	e	i
犁	ai	ai	e	e	e	i
泥	ai	ai	i	i	i	i
第	i	i	i	i	i	i
妻	i	i	i	i	i	i

這些蟹攝四等齊韻字，閩南語白讀 -e/ie，但在客語的層次上，也有：8) -ai、9) -e

(逢見系為 -ie)、10) -i 三個層次，呈現於各區域方言中。

- 8) -ai 啼、底、弟、泥
 9) -e (-ie) 洗、系、細、齊、計、雞、啼、底、弟
 10) -i 啼、底、弟、泥、第、妻

「大部分的學著都認為四等韻的主要元音為 e」（潘悟云 2000:66），可是由於前後元音結構對稱性的要求，使四等的 e 高化為 i（如上表），或在 e 前增生一個 i，與三等合流，全國各地的方言大體上已完成這種合流（徐通鏞 1997:180）。客語次方言在四等青、蟹兩韻的發展上，明顯看出饒平相對保守，以致饒平客語保留較多的中古音特色，保留四等的元音 e；四縣和海陸客語白讀有些與二等 ai 混合，而文讀已經與三等合流，明顯趨向北京音系。

再看蟹攝二等佳韻的讀音：

	四縣	海陸	饒平中壠	饒平新屋	大埔東勢	北平音
排	ai	ai	e	e	e	ai
牌	ai	ai	e	e	e	ai
稗	ai	ai	e	e	e	ai
鞋	ai	ai	e	e	e	ie
蟹	ai	ai	e	e	e	ie
階	ie	ai	ie	ie	ie	ie
街	ie	ai	ie	ie	ie	ie
界	ie	ai	ie	ie	ie	ie
派	ai	ai	ai	ai	ai	ai

蟹攝開口二等佳韻，閩南語讀音分 -ai/-e (ie) 兩組，讀 -e (-ie) 的如：鞋、蟹、買、賣（街）；其他讀 ai。官話讀 -ai/ie。台灣客語全部沒有文白異讀，可能在客語形成之時，就如同今天的北方官話了。但海陸讀 ai，饒平、東勢及四縣部分仍讀 e，形成突出的語音現象。到底是「複元音的韻腹和韻尾相互影響，韻腹元音舌為逐漸升高，韻尾元音逐漸降低，彼此逐漸接近，合併成了單元音」？或是另有來歷？王福堂（1999:2）舉本攝二等「拜」為例：

北京 太原 西安 濟南 合肥

pæE pæE pæ pɛ pɛ

饒平客語蟹攝二等與這些語音變化現象相同，元音的舌位偏前而逐漸高化，其來歷值得探討，不過由此隱約可見蟹二等或可用地域來區分層次，結合為 -ai/-e 兩個層次。

是故有謂饒平、東勢大埔古蟹攝四等齊韻，如：溪、啼、底、弟、低等字讀 -e 是受閩南語的影響，也值得探討，它應是保留較古的層次。這些後來的文讀層，在面對下一波讀書音時，層積之後的語言成為新的白話層，新白話層再度與新文讀層層疊為一，與後來的讀書音成為一文一白的關係，但較保守的白話層仍保留在若干地域語言中。

其次匣母字的五個讀法：k-、k'-、h-、v-、f-。

	四縣	海陸	饒平中壠	饒平新屋	大埔東勢	北平音
合	kap 白 hap 文	kap 白 hap 文	kap 白 hap 文	kap 白 hap 文	kap 白 hap 文	hə̃
洽	kap	kap	kap	kap	kap	tɕ'ia
艦	kam	kam	kam	kam	kam	tɕian
校	kau	kau	kau	kau	kau	ɕiau
效	hau	hau	hau	hau	hau	ɕiau
檻	k'iam	k'iam	k'iam	k'iam	k'iam	tɕian
環	k'uan(門環) van(耳環) fan 文(環境)	k'uan(圓環) van(耳環) ²⁷ fan 文(環境)	k'uan(圓環) van(耳環)	k'uan(圓環) van(耳環)	k'uan(圓環) van(耳環)	huan
環	k'uan	k'uan	k'uan	k'uan	k'uan	huan
豪	ho	ho	ho	ho	ho	hau
換	von 白 fon 文	von	van	van	fan	fuan
會	voi 白 fi 文	voi 白 fui 文	voi 白 fui 文	voi 白 fui 文	voi 白 fui 文	fuei

上表可歸納如下：

合、校 環、檻 效、豪 換白會白 會文環文
k k' h v f

很明顯的，匣母字的五個讀法：k-、k'-、h-、v-、f-，可能有著 k- k'-/h- v-/f-三個

²⁷ 「門環」、「圓環」，都是屬於白讀音，饒平、東勢大埔沒有文讀音。

層次，可能是來源的不同，或時代的區別。k'- 應是較早的時代，h 屬於開口，v、f 屬於合口，而 f- 應是較晚近的層次。

3.3 文讀的歷史

語言除了本身的變化之外，最重要的是受到其他語言接觸的影響，也就是漢語各方言的縱向和橫向的發展，歷時和共時的歷練。較早的白話底層，受到外來強勢語言的入侵，在增加了該方言的新詞彙之時，白話音同時受到文讀音的影響，又因語用的不同，造成文白混亂、競爭，最後會有一種被淘汰或形成新的讀音。

客話形成之後，相對整個漢語而言，它不如粵語、閩語的強勢，經濟也不如贛北，所以屬弱勢語言，長期以來受周邊語言的輸入、影響甚深。現代台灣客語不論四縣、海陸、饒平、東勢大埔腔，雖然白讀、文讀都保留完整的p、t、k塞音尾和m、n、ŋ 鼻音韻尾，絕不受影響。其他字文讀時，中古非組原讀重唇的字不讀重唇音，一律讀輕唇音；知組不讀端系舌尖音；少數僅存的上古「見照」不分現象，如「枝、支」，也讀ts / tʃ²⁸。在韻攝方面，中古梗攝與臻攝合流現象非常明顯。觀察台灣客語現在的文讀層，受近古北方官話影響甚深。

由上述文白對應類型，觀察中古聲類、韻調文讀的變化，藉由下表，與華語北平音系的比對，可視其歷史的端倪。

3.3.1 聲母

包括聲韻調、聲母和韻母、聲母和聲調等皆異型，聲母異讀型等四類型。

中古聲類		漢字	客語白	客語文	北平音	古等呼	字數	總計
幫	並	蓬	p'	f	f	合一	1	14
非	非	發、放、飛、楓	p	f	f	合三	4	
	敷	覆、紡	p'	f	f	合三	2	
	奉	縫、肥、墳、符、伏	p'	f	f	合三	5	
	微	無、望、毋	m	v	∅	合三	3	
端	端	烏	t	ŋ/n	n	開四	1	3
	定	斷	t'	t	t	合一	1	

²⁸ “支”字苗栗四縣白話現已唸“tsi¹”，沒有“ki¹”的音，“ki¹”現在只存於海陸及桃園四縣口音。

	來	弄	n	l	n	合一	1		
知	知	知、中	t	ts/tʃ	tʂ	開三合三	2	5	
	澄	擇、值、逐	t'	ts'/tʃ	ts	開二三合三	3		
邪	邪	斜	ts'	s(ɕ)	ɕ	開三	1	1	
見	見	枝支	k	ts/tʃ	tʂ	開三	2	10	
	溪	客、口、去	h	k'	k'	開二一合三	3		
疑		宜	ŋ	n	∅	開三	1		
匣		會、換、還、合	v	f	f	合一 ² 二開一	4		
合計								34	

由上表統計：

- 1) 客語聲母文白異讀最多者，發生在非組合口三等 14 字，占全數的 41.2%，所有重唇音一律讀輕唇音，微母字趨向讀輕唇 [v] 的特色。
- 2) 其次是牙喉音，共 10 字，占 29.4%，尤其見組溪母字，把讀 h- 的溪母字還其真面目 k'-，和華語相同。還有匣母字“會、還、換、合”等字讀 f-。
- 3) 再次是齒音知組部份，共 5 字，占 14.7%，不再讀端組舌尖音 t-。
- 4) 其他，端組“鳥”字向官話靠攏讀 ŋ（或 n）。“弄”字讀 l，主要它本來就是來母字（盧貢切），華語與泥母相混，客語文讀仍讀其原貌。

由此可看，聲母文讀音向近古北平官話靠攏的跡象明顯。

3.3.2 韻母

聲韻調、聲母和韻母、韻母和聲調等皆異型，韻母異讀型等四類型。

客語白文對應	漢字	國語今音	中古攝等韻	字數
aŋ→en/ien	爭、耕	əŋ	梗開二耕	8
en→in	鶯	in		
aŋ→en	猛	əŋ		
ak→et	白	ai	梗	
ak→iet	格、客	ə	陌	
ok→et	擇	ə		
aŋ→en	生	əŋ	梗開三庚	16
iaŋ→in	明、平	iŋ		
aŋ→in/in	正、成	əŋ	清	
iaŋ→in	清、輕、營、名	iŋ		
iaŋ→in/in	整	əŋ	靜	
iaŋ→in	命	iŋ	映	
iak→it	跡、蹟、惜、劇、適	ii、i(劇 y)	昔	
iaŋ→in	青	iŋ	梗開四青	3
aŋ→in	聽	iŋ		
iak→it	績	i	錫	
ak→iet	刻	ə	曾開一德	1
et→it	逼	i	曾開三職	2
ak→it/it	值	i		
ak→iet	列	ie	山開三薛	1
an→ien	研	ien	山開四先	3
en→ien	先	ien		
ut→iet	屑	yen	屑	
ot→at	發	a	山合三月	1
oi→ai	材	ai	蟹開一哈	4
	在、彩	ai	海	
	載、	ai	代	
eu→ai	柴	ai	蟹開二佳	1

e→i	齊	i	蟹開四齊	6
ai→i	啼	i		
e→i	計、細	i	霽	
ai→i	底、弟	i		
oi→i	會	uei	蟹合一泰	1
e→ui	歲	uei	蟹合三祭	1
i→i̇	知、枝	i̇	止開三支	3
e→i̇	事	i̇	志	
o→au	袍、羔	au	效開一豪	4
	考	au	皓	
	靠	au	號	
oŋ→ioŋ	央	iaŋ	宕開三陽	1
ioŋ→oŋ	放、紡	aŋ	宕合三漾	1
o→u	無、毋	u	遇合三虞	2
ok→uk	捉	uo	江開二覺	1
ok→uk	縮	uo	通合三屋	2
iuk→uk	逐	u		
iap→ip	粒	i	深開三緝	1
合計				63

由上表統計，客語韻母方面的文白異讀：

- 1) 最大宗的在古梗攝二、三、四等共 27 字，占的 42.9%。二等白讀 -aŋ/-ak，文讀變成 en/et(ien/iet)；三四等 -iaŋ/-iak，文讀變成 in/it(知莊章組 in/it)。可歸納如下：

	梗二等	梗三、四等
白讀	-aŋ/-ak	-iaŋ/-iak/-aŋ/-ak
文讀	en/et (逢見系讀 -ien/-iet)	in/it (四縣逢照莊章系 -i 讀 -i̇)

這些梗攝字明顯地向北方官話系統靠攏，但在語言接觸後，語言自己調整自己的腳步，因客家話沒有舌根鼻音 -iŋ 的發音習慣，於是就與臻攝字相混讀 -in 了。

- 2) 其次為蟹攝字，開口 11 字、合口 2 字，總共 13 字，占 20.6%。白讀開口一等 -oi，文讀變成 -ai，與二等相混。四等白讀 -e/-ai，文讀變成 -i。白讀合口一三等 -oi/-e，文讀為 i/ui，可歸納如下：

	蟹一等	蟹四等
白讀	oi	-e/-ai
文讀	ai	-i

這些字，明顯的往北方官話靠攏。二等的“柴”字，四縣唸 ts'eu⁵，是一個異讀字，成為效三，文讀 ts'ai⁵ 還其原貌。

- 3) 再次為效攝一等 4 字，白讀 -o，文讀向二等 -au 靠攏，梅縣客話一等字今已和北京話完成二等相混讀 -au。如「刀」讀 tau¹、「道」讀 t'au³。
- 4) 其他文白異讀零星的出現，分散在曾、山、止、江、通等攝當中，較無系統。

其值得注意的是“捉”字中古江攝“覺”韻，應讀 -ok，文讀讀成 -uk，和海陸白讀相同，與通攝相混。

3.3.3 聲調

上、下、近、淡、動、伴、社等中古全濁上聲讀陰平的字，在文讀時都讀成去聲，這是除了梗攝字之外的大宗，和近代北京官話一樣。另外，客家語最大的特色就是次濁上聲大部分讀陰平，在讀古詩詞或對句時，除了極少數例外，必須回復上聲的特性，這是必須特別需注意之事。對照今日北京官話，客家話在聲調上的文白異讀，應是受到近代北京官話的影響。

3.4 文讀來源

從語言的特色分析及分化的早慢，有的方言比較古老，也就比較保守；有的方言比較現代，也就比較新進。客語的文讀層，是屬於哪個時代，由上列各表來看，非常清楚，向北方官話靠攏，受到近代元明清官話的影響很大。

聲母方面，其特色是「分、楓、覆、飛」等輕唇不再讀重唇p-，「中、知、擇」等舌上不再讀正齒t-，「枝支」等與見系分讀，「無、毋、望」等微母字讀v-的特色。較為特殊的是「客、口、去」等溪母字讀k-而不讀 h，和閩西、饒平、大埔白讀相同。匣

母山攝合口一等字「會、還、換」讀 f- 不讀 v，接近北方官話，是否表示文讀層是客家在宋末、元明初期²⁹轉入廣東初期，仍保留客語的底層，其後才受到北方官話的輸入？

韻母方面，客語梗攝所有鼻音韻尾的特色沒有 -iŋ，文讀之後 -iaŋ、aŋ，都變成了 in、en 或 in，和臻攝混合。蟹攝一等和效攝一等逐漸混入二等（蟹一 -oi：蟹二 -ai、效一 -o：效二 -au）。其他蟹攝開口四等分讀 -i 的，止攝讀 -i 的，效攝開口一等讀 -au 的，明顯的都與今日北平音系相當。

聲調方面，中古次濁上讀陰平的字，在讀古詩詞或對句時，大部分讀原來的上聲調；部分全濁上讀陰平的字，不論再讀任何古籍時，一律讀去聲，這些都是官話和多數漢語方言的特徵。

客語的文讀從聲、韻、調而言，趨向元明清的近代北方官話是不爭的事實。但在語言接受外來讀音的時候，方言自己就開始調整自己的腳步，沒有和今日北平音系同步。梗攝所有鼻跟韻尾沒有 -iŋ，文讀之後 -iaŋ、aŋ，都變成了 in、en 或 in，和曾、臻攝混合。與現今北平音系讀 -iŋ、-əŋ 有所不同。不過最重要的台灣客語，不論四縣、海陸都承襲客語的特徵，在文讀時，p、t、k 等塞音尾及 m、n、ŋ 等鼻音韻尾都非常穩固，絲毫不受北方官話音系的影響而有所改變。

研究現代官話者一般都以中原音韻為始，從近年所得一些材料看來，似乎河南方言和膠東方言像是中原音韻一脈相承的後代，而現代北京語和中原音韻相差較大³⁰。從歷史文化的觀點，歷代北方民族多仰慕漢文化並主動同化，唯有蒙古族例外，稱中國人為漢人、南人，其實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是為了捍衛漢字讀音，反抗蒙古人八思巴字而撰的「中原正音」，中原音韻沒有入聲，當時的入聲並未消失，只是「入派三聲還不是入變三聲」³¹（葉寶奎 2001:74）後世不察，並強行附會對應為現代北京音（李葆嘉 1998:43）可證明中原音韻並非現代北京音。陳運棟（1977:156-163）認為客家話聲母與「中原音韻」相同，聲母共有 21 種，因為中原音韻反映當時的北方官話系統。韻母系統介於平水韻和中原音韻之間，和洪武正韻的系統非常接近。

至於北平音系的形成，由於北京從五代近八百年來，先後成為遼、金、元、明、清的京城，歷代人口更迭頻繁。移民北京使得北京音韻複雜化，從金滅北宋擄走大批皇親國戚、工匠娼妓等不計其數到燕京，增加了河南口音的成分。從明滅元開始，大都的人被迫遷往開封，大批移民遷入北京開始，到滿清入關，北京歷經三次大換血（張清常

²⁹ 根據中壢過嶺《許氏族譜》及新屋《陳氏族譜》皆記載南宋末年，由閩西寧化石壁直接遷至饒平開基，清乾隆初年分別由饒平到台灣三芝、桃園龜崙嶺開基，以致和粵東梅縣系統有異。

³⁰ 參看陳明遠著《語文論集（一）》p.114〈北京語音源流初探〉。年代不明。

³¹ 參看葉寶奎《明清官話音系》引周德清說：「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者，以廣其押韻，為作詞而設耳，然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

1992)。滿清入關以後，“漢八旗”³²次方言跟原有明代官話相互結合，北京語必然發生一些不太規則的變化，逐漸形成在北京朝廷居統治地位的標準語，這就是清代官話；而在北京郊區的各縣土話，則還保存著明代河北次方言的一些特點³³。

明朝官話又是如何情況呢？明初「洪武正韻」所紀錄的是以當時南京音為主體的江淮官話音系或南方官話音系。除了明代官話基礎音系為南京話的論證外，清代音系仍是南京話的證據也已發現，例如乾隆五年（1753）的「百姓官話」記載，是以南京話為基礎的語言，日本也是到明治九年（1876）才確定「把以往學習對象，南京語改為北京語，單純用『北京官話』是日俄戰爭（1904）前後的事³⁴。」

根據百姓官話的記載，南京話對於「明、民」，「甚、聖」，「參、生」等字 -n、-ŋ不分，這正是客家話目前的語音特點。明清之時，科舉制度興盛，客家人到北京或省城（廣州）中舉回來，將省城或京師語音帶回家鄉授讀，造成客家話受到粵語影響之外，受北方官話影響最大。文讀音往當時北方官話靠攏，而當時北京官話是以南京話的江淮官話後，客家話的梗攝字文讀時，很快的自然與之結合，如果文白競爭之後，文讀勝過白讀，就找不出梗攝字的底層了。所以如今台灣客語的文讀歷史層次，應是明清之際，讀書人為科舉、趨向以江淮官話為早期北京官話的讀書音，而非今天的北京官話，大約在明朝即已形成。到明末的「等韻圖經」，所代表的音系大概就是當時的北京音，當時已經沒有濁音，逐漸進入清初《五方元音》³⁵、《音韻闡微》³⁶音系（葉寶奎 2001）。

客語的層次不如閩語豐富，文白也不如閩語複雜，甚至不如北京官話。究其原因，乃因客語和贛語從古漢語分化時間較閩語晚。文讀音趨向近代北京官話，這“大約與客家人來自中原標準語的歷史背景有關”（張光宇 1996:43）。另外很重要的是客家人自宋元之際，僻居閩粵贛山區以來，「晴耕雨讀」的觀念甚深，才有翻身的機會。尤其嘉應州更是教育風氣昌盛，明清以來，出了許多讀書人，如王天（興寧人，正德九年進士）、張天賦（興寧人，嘉靖壬辰年拔貢，理學心學派）、李二河（程鄉人，1885-1665 詩人）、李樞（二河子，崇禎舉人，詩人）、何南風（興寧人、高僧詩人）、李象元（程鄉人，康熙三十年進士）、黃岩（程鄉人，乾隆貢士、著嶺南逸史）、宋湘（嘉應州人，嘉慶

³² 明朝居遼東的漢人，依據“愛心覺羅·瀛生”著《北京語的滿語》p.123，八旗組織中的漢族成員來源有三：1.例年來不斷被女真人俘虜至女真當奴隸的漢人。2.後金與明戰爭中被俘虜或投降的明軍官兵。3.居地被清攻佔，人被清統治的漢人。

³³ 同上注 21，p.118。

³⁴ 同上注 p.44-45。〈明清官話的市民社會內涵及基礎方言〉。

³⁵ 作者樊騰鳳，卒於康熙三年。

³⁶ 由大學士奉敕承修，王蘭生編纂，徐元夢校看，雍正四年完成。

四年進士第一名)³⁷，其他還有程鄉三友等著名詩人，所以讀書教育風氣極盛，當屬粵東嘉應州最盛，為了中舉，相對學習當時的北方官話也就極其自然。

3.5 小結

因此，由客語文白讀的時代層次和文讀的歷史來看，客語聲母還保留了「肥、飛、蜂、分、墳、楓」等輕唇讀重唇的殘存，以及少數如：知、暢、蚰、貯等中古知系讀端系的音，「支枝」章見不分的現象；韻母古蟹攝二等分立、三四等有別，都是包含了南北朝以前殘存的少數古音和唐宋中古音兩個階段。梗攝讀 aŋ (iaŋ) / ak (iak) 都是唐宋以前的語音，讀 in (it) / iet 是唐宋之後的讀音；蟹攝四等讀 ai / e 是唐宋之前的語音，讀 i 是受到近代北方官話的讀音，其時代應是明清之際。

4. 台灣客語內部文讀概況

台灣客語大都從原鄉粵屬嘉應州舊屬四縣，惠州屬海豐、陸豐（習稱海陸），潮州屬饒平、大埔；閩屬漳州屬詔安、平和，以及汀州屬永定、武平等，經過數百年的閩客融合、競爭，結果客敗閩勝，台灣客語逐漸消失，只存四縣、海陸較優勢。

以筆者採訪所得，在海陸地區，古時書房自然教授海陸客語。但據彭發盛老先生表示，他在新竹海陸客語區曾拜三位塾師，有一位教四縣；在觀音的徐輝老先生也表示，三位塾師中也有兩位教四縣；他們多半在讀了四縣讀音之後，回家再翻譯成海陸話。講桃園饒平話的許文懷、陳永海老先生也都表示以前書房教讀也以四縣課讀，所以在台灣客語讀書音以四縣居多。至於大埔、詔安話如何，因無資料，只好暫且擱置。其原因可能在台灣的讀書人，考取功名者以四縣籍居多，如清季台灣四進士黃驥雲³⁸、張維垣（屏東內埔人，同治十年）、江昶英（屏東內埔人，光緒九年）、邱逢甲（苗栗銅鑼人，光緒十五年），其原籍都是嘉應州屬四縣客家人³⁹。相繼來台的嘉應州舉人吳子光居於苗栗銅鑼講學（黃恆秋 1998:73 莫渝、王幼華 2000:107、109、125、156），邱逢甲也曾經在銅鑼雙峰山講學，吾師李聯璧先生即是其再傳弟子。余春錦（咸豐八年舉人）先居內埔，後遷中壢，與其子余紹賡（字亦皋，光緒八年舉人）於中壢教學⁴⁰，也是嘉應州

³⁷ 以上資料引自羅可群《廣東文學史》，頁 73-142〈明中葉的客籍詩人～清初的詩人〉2000。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³⁸ 黃驥雲，苗栗頭份人，道光九年進士，為台灣客家人第一位進士。

³⁹ 以上資料見〈全國第四屆客家民俗文化大展專輯〉，2001。未出版。

⁴⁰ 見《余氏族譜》。另見《全國第四屆客家民俗文化大展專輯》，2001。未出版。

府人士，有可能因此關係，以致台灣客語過去文讀以四縣音居盛。

如：苗栗「支」今日除「一支」仍白讀外，其他如支票讀 *tsi*，但海陸客語文讀仍讀 *ki*。另外「知」，苗栗四縣文讀 *tsi*，海陸仍讀 *ti*，「蓬」苗栗「蓬萊米」口語讀 *fuŋ*，海陸都仍讀 *p'uŋ*。不過，海陸也有像「初」，文讀 *ts'u*（初中）、白讀 *ts'o*（初一）；「星」文讀 *sen*（星期）、白讀 *siaŋ'*（星兒）；這是四縣沒有的。其他前表所列的「斷、弄、枝、換、耕、聽、研、載、歲、捉、縮」海陸客語沒有文白異讀，聲調也仍讀客語本調；饒平、大埔因老者已凋逝，無法循其早期書房留下的讀書音，從口語判斷，則“墳”有些地方仍讀重唇 *-p*，客、口、去等字本來就讀 *-k*，沒有文白之分，可見苗栗文讀音勝過其他台灣客語次方言。

5. 文白競爭與走向

受教育的人口如果佔相當比例，在日常中就會因引用成語等因素，而使讀書音也出現在口語環境。客語如苗栗“支”即是一例，「支票」的「支」讀 *tsi*¹ 不讀 *ki*¹。而以「糞」為例，就出現文讀即將落敗的例子。「糞」屬中古非母三等合口字，是日常生活和「屎、尿」的常用字，雖然在「糞土之牆，不可朽也」句中應讀 *fuŋ*³，日常口語讀 *puŋ*³ 仍不受影響。因此，由於外來的文讀侵入，於是引起文白競爭。

客語的文白競爭大約可分為三種類型：

5.1 文勝白敗型

文讀音輸入後，產生了文白競爭，最後白讀節節敗退。例如中古遇合三虞韻云母字讀音，客語沒有文白讀，但從語音的現象可判斷文白的過程。

(1) “雨芋于宇”四字的讀音：

	四縣	海陸	饒平中壠	饒平新屋	大埔東勢	北京
芋	<i>vu</i>	<i>vu</i>	<i>vu</i>	<i>vu</i>	<i>vu</i>	<i>y</i>
雨	<i>i</i>	<i>ʒi</i>	<i>vu</i>	<i>vu</i>	<i>ʒi</i>	<i>y</i>
于	<i>i</i>	<i>ʒi</i>	<i>ʒi</i>	<i>ʒi</i>	<i>ʒi</i>	<i>y</i>
宇	<i>i</i>	<i>ʒi</i>	<i>ʒi</i>	<i>ʒi</i>	<i>ʒi</i>	<i>y</i>

一般客語沒有撮口呼，表中呈現的“雨”，可能是由 *vu—y—i* (*ʒi*) 的過程，“雨”

的白話層被文讀層取代，四縣客語由 v- 變成 ø，蔬菜“芋”仍讀 vu，而饒平語仍相當保守。其他如：“清明”只剩節氣名屬白話層，“中央”也只剩位置而言，“績”只剩“績線”白讀，而現在婦女也不績線了，以致這類已快被文讀全部取代了。

5.2 文白拉拒型

文讀音輸入後，產生了文白競爭，結果文白互相抗衡，相互拉拒，如：梗合三「營」，「新營」正處於這種文白拉拒狀態，可讀 iang 或 in。「軍營、兵營」仍為白讀 iaŋ，營業則讀 in。另外還有如「價值」、「到底」、「追」求、古「蹟」都是這類型。另外有些融合為一，形成混血音讀（楊秀芳 1996:158-159），客語這種現象較不明顯。還有些文白型式常常凝結在固定的詞彙中，有一定的用法，文白只是相對的關係。如：「發」，讀「發生、發明、發現、發燒」時，必定用文讀；講「發夢、發燒、發冷」必定使用白讀。有時可以文白同讀，如「發病」，也處在文白拉拒的型態，但語境不同。有時絕不可同讀，否則語義完全不同。如「發財」，在人的聽覺上，讀文讀時是「發財」之意，但若白讀時是「長瘡」之意。其他如“擇、刻、整、命、成、正、爭、生、弟”等文白都有固定詞彙讀音或文白皆可的狀態，這種狀態正處於這種拉拒型態。

5.3 白勝文敗型

文白異讀有些只是為了讀古文而異讀，平時與白讀脫節，文讀音無法覆蓋白讀音，於是呈現白勝文敗的類型。如：計ki³、啼ti⁵、鶯in¹、齊ts'i⁵、細si³、白p'et⁸、聽t'in³、楓fuŋ¹等，幾乎只有在讀古文時才呈現，平時不見於口語，以致文讀落敗。另一個文讀落敗之因，可能因於清末割臺，台灣斷絕了文讀音繼續向新北方官話北平音系靠攏的機會。光復後推行國語，禁止方言，私塾中斷，因而客語文讀沒落。以致於「無、毋、枝、客、鳥、斜、弄、換、去、猛、輕、鶯、計、細、啼、蹄、縮、回、望」等字，只限於文讀層，不能應用於口語的白話層，這類型文讀音始終無法和白讀競爭，加上現在有頗多的錄音帶或書籍作者，可能沒有跟隨經師即以一般白讀音讀古籍唐詩⁴¹。甚至有一些人質疑已有些文讀音韻母非客語原來音韻，以之讀唐詩無法押韻，會破壞客語音韻之美，而不強調文讀（楊正男 2002）。因此，這些字的讀音可能會走向落敗。

⁴¹ 客語童蒙書早期有新竹竹林書局出版沒注音的單本啟蒙教材，近年有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出版署名“本鄉客”所編，國語注音的《客家話唐詩三百首》1997，《客話四書》2000，《客語童蒙書》2000，內含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名賢集、朱子治家格言、四言雜字、增廣昔時賢文、千家詩，《客語幼學瓊林》2000。都用客語白話音以華語注音符號注之。

另外，新一代受華語教育的年輕人，在說客語時，受華語的影響而誤讀客語，如：敬 讀成 tɕin³，轎 說成 kiau⁵等，會不會變成新的文讀層，非常值得觀察。

6. 結語

客語的文白層，造成了音位的「重配」(redistribution)，有其歷史的源流與語言的層次。曾有謂「語言約定俗成，不必強調文讀」(徐運德 1996)。也有認為因為文讀音非客語本來的音韻，傳統注重文讀的結果，讀唐詩時雖有平仄之美，但未必押韻，破壞客家音韻之美。固然語言的發展取決於多數人，但在語言接觸後，彼此發生影響造成變化也是必然的。所以羅肇錦(1998)以為「尋求本字，必須注意文白異讀」，呼籲文白異讀的重要。

客語長期以來，有音無字限定客語文的發展，明瞭文白異讀的由來、發展、層次，可作為尋求客語本字的線索，也可作為客語歷史的研究。明瞭文白異讀，也才能了解客語音韻上的系統特徵，在語文教學時，才不致產生盲點，有利於教學。

參考文獻

- 王福堂. 1999.《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
- 古國順. 1997.《台灣客家話記音訓練教材》。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
- 江俊龍. 1996.《台中東勢客家方言詞彙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 2003.《兩岸大埔客家話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呂嵩雁. 1993.《台灣饒平方言》。東吳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 . 1999.《閩西客語研究》。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李如龍、周日健編. 1998.《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屆客家方言研討論文集。廣東：暨南大學出版。
- 李逢蕊主編. 1994.《客家縱橫》首屆客家方言學術討論會專集，閩西客家學研究會。福建：龍岩。
- 李葆嘉. 1998.《混成與推移》。台北：文史哲出版。
- 房學嘉. 1996.《客家源流探奧》。台北：武陵出版。
- 林文寶. 1997.《歷代啟蒙教材初探》。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 林立芳主編. 2000.《第三屆客家方言研討論文集》。廣東：韶關大學學報編輯部編。
- 洪惟仁. 1992.《台灣方言之旅》。台北：前衛出版社。
- . 1995.《台灣語言危機》。台北：前衛出版社。
- 徐通鏞. 1997.《語言論》。吉林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 徐貴榮. 2002.〈客家民間和傳統詩社的詩作比較〉，《第二屆台灣客家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苗栗文化局主辦。
- . 2002.〈桃園中壢、平鎮、八德地區的饒平客家話語言特點〉，《台灣語言教學與研究期刊》第四期。新竹師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 . 2002.《桃園饒平客話研究》，國立新竹師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 2003.〈桃園新屋饒平客家話的「變陰入」〉，第八屆國際暨第二十一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 . 2003.〈桃園饒平客家的來源與分布調查〉《客家文化研究通訊》第五期。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編印。
- 徐運德. 1996.〈台灣客家話的讀書音與白話音〉，《台灣客家語講授資料彙編》，董忠司主編。台灣語文學會出版。

- 涂春景. 2002.〈從唐詩的韻腳探究客語文讀的韻讀〉，《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語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出版。
- 張光宇. 1996.《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書局。
- . 2000.《台灣閩南語字典》序，董忠司主編。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 張清常. 1992.〈移民北京史北京音韻情況複雜化舉例〉，《中國音韻學會第七次常會論文》。山東：威海。
- 莫渝、王幼華. 2000.《苗栗文學史》。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 陳子琪. 2000.《新竹海陸腔客家話音韻研究》，國立新竹師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秀琪. 2002.〈崙背詔安話的音韻特點〉《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語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出版。
- . 2002.《台灣漳州客家話的研究—以詔安話為代表》，國立新竹師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明遠.〈北京語音源流初探〉，《語文論集(一)》。北京：外語教學研究社出版。
- 陳運棟. 1978.《客家人》。台北：聯亞出版社。
- 黃恆秋. 1998.《台灣客家文學史概論》。台北：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出版。
- 愛心覺羅·瀛生. 1993.《北京土話中的滿語》。北京：燕山出版社。
- 楊正男. 2002.〈客語讀唐詩疑義〉《第二屆台灣客家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苗栗文化局主辦。
- 楊秀芳. 1996.〈閩南語的文白異讀研討大綱〉，《台灣閩南語講授資料彙編》，董忠司主編。台灣語文學會出版。
- 葉寶奎. 2001.《明清官話音系》。廈門：廈門大學出版。
- 廣文編譯所. 1994.《國音中古音對照表》。台北：廣文書局。
- 潘悟云. 2000.《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教育出版社。
- 盧彥杰. 1999.《新竹海陸客家話詞彙研究》，國立新竹師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賴澤涵. 2002.《客家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語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出版。
- 謝永昌. 1994.《梅縣客家方言志》。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 1994.《梅縣客家方言志》。廣東：暨南大學出版。
- 謝棟元主編. 2002.《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家方言研討論文集。廣東：暨南大學出版。
- 羅可群. 2000.《廣東文學史》。廣東：人民出版社。

- 羅杰瑞. 1995.張惠英譯，《漢語概說》。北京：語文出版社。
- 羅肇錦. 1979.《國語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 . 1990.《台灣的客家話》。台北：臺原出版社。
- . 1994.〈客語異讀音的來源〉，《台北師院學報》。第七期。
- . 1998.〈客話本字線索與非本字線索〉，《國文雜誌第二期》。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 . 2001.〈試論福建廣東客家話的源與變〉，第七屆國際暨第十九屆全國聲韻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刊載於《聲韻論叢》第十二輯。

附錄一

1. 李漢銘 苗栗銅鑼鄉人，1928 年生。公學校畢業，承父命受於李聯璧塾師，後遷居屏東六堆，再遷中壢。1989 年桃園法院通譯退休，現住桃園中壢市明德里龍山街，持四縣客語，另日語流利，亦通曉國語。一生勤讀，數十年如一日，一直以客語讀書不斷，現仍可用客語背誦古文數十篇，吟誦千家詩等。現任中央大學客語古籍導讀教師。
2. 彭發勝 新竹北埔鄉人，1921 年生。於公學校四年級時遷居竹北六家，十四歲畢業後從師，歷陳玉和（四縣）、陳維秀（海陸）、彭裕謙（海陸）等塾師。二十歲（1940）任日警，直至光復。二十八歲開始在橫山、上坪、竹東等地教讀，白天教導兒童，晚上教導大人，推行國語後才停止教讀，轉而任自耕農。到十二年前，又開始在竹東基督教堂、甘露寺、新埔義民廟、芎林圖書館教授客語古籍，著有《他山吟草》（1994，自印）、《宮廟及其他楹聯集》（2000，自印）
3. 徐 輝 桃園觀音鄉人，1910 年生。一生耕讀、於觀音甘泉寺教諭漢學，現因年老在家修養。
4. 許文懷 說饒平客語，中壢過嶺里人，1914 年生。公學校畢業，於新屋犁頭洲從古炳先塾師（四縣）課讀漢學。
5. 陳永海 說饒平客語，桃園新屋頭洲里人，1916 年生。公學校畢業，於新屋犁頭洲從師（四縣）課讀漢學。
6. 徐登志 說東勢大埔話，台中縣東勢鎮人，1944 年生，東勢國小教師退休。

附錄二 客語漢字文白對應 聲調改變型舉隅

白→文	字	例	句
陰平→上聲	滿	守真志「滿」，逐物意移—千字文 官「滿」如花謝，勢敗奴欺主—名賢集	
	馬	將相額頭堪走「馬」，公侯肚「裡」好撐船—增廣昔時賢文 揮手自茲去，瀟瀟斑「馬」鳴—李白（送友人）	
	美	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趙嘏（長安秋望）	
	暖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名賢集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王安石（元日）	
	裡	雨「裡」深山雪「裡」煙，看時容易做時難—名賢集 禹廟空山「裡」，秋風落日斜—杜甫（宇廟）	
	里	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增廣昔時賢文 北風吹白雲，萬「里」渡河汾—蘇頌（汾上驚秋）	
	冷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王維（過香積寺） 一泓清可沁詩脾，冷「暖」年來只自知—林洪（冷泉亭）	
	旅	旅夜書懷—杜甫，江南旅情—祖詠	
	柳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增廣昔時賢文	
	嶺	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孟浩然（訪袁拾遺不遇） 檻外低秦嶺，窗外小渭川—岑參（登魏持閣）	
	惹	劍配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賈至（早期大明宮）	
	語	財多「語」壯，力大欺人—名賢集 好言難行，惡「語」易施—增廣昔時賢文	
	藕	公子調冰水，家人切「藕」絲—杜甫（攜妓納涼晚際遇雨）	
	我	古木林蔭繫短蓬，杖藜扶「我」過橋東—僧志安（絕句）	
	有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蘇軾（春宵） 人生稀「有」七十餘，多少風光不同居—名賢集	
	宇	義公惜禪寂，結「宇」依空林—孟浩然（題義公禪房）	
	與	知音說「與」知音聽，不識知音莫與彈—增廣昔時賢文 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劉季孫（題屏）	
	也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也」相宜—蘇軾（湖上出雨）	

野 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杜甫（旅夜抒懷）
 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杜甫（登袁州城樓）
 陰平→去聲 上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登岳陽樓（杜甫）
 下 相閣東山「下」，煙花象外幽—雲門閣（孫狄）
 近 性相「近」，習相遠—三字經
 淡 「淡」月疏星遶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蘇軾（上元侍宴）

附錄三 台灣客語方言聲調調值對照表

	陰平	上聲	陰去	陰入	陽平	陽去	陽入	變陰入
調號	1	2	3	4	5	7	8	
四縣	24	31	55	<u>2</u>	11	(同陰去)	<u>5</u>	
大埔東勢	33	31	55	<u>2</u>	113	(同陰去)	<u>5</u>	
海陸	53	24	21	<u>5</u>	55	33	<u>2</u>	
饒平桃園	11	31		<u>21</u>	53	55	<u>5</u>	
饒平新屋	11	31		<u>21</u>	53	55	<u>5</u>	24
饒平新竹	11	53		<u>21</u>	55	24	<u>5</u>	
詔安	11	31		<u>24</u>	53	55	<u>54</u>	
例字	君	滾	棍	骨	裙	近	滑	穀

※ 新屋「變陰入」為陰入的 -k 韻尾消失後，變為上揚的陰聲韻

徐貴榮

新竹師院台灣語文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skr@apol-mp.com.tw

The Research Between the Speech Sound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Taiwanese Hakka

Kuei-jung HSU

Hsin-Chu Teachers College

The Graduate Program in Taiwan Language, PhD Program graduate

With the long history and its widely-use of Chinese language,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ancient & modern language and dialects in both 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evelopment of languages. As a result, it appears that a word has the same pronunciation as another. Among those words with different pronunciation, the “homonym” and “heteronym” ones are belonged to different pronunciation for one word and this research, however, won't cover that. In the past years, the author followed Han Study teacher to read the ancient books, such as books for children enlightenment, “Si-Shu” , “Ancient articles in Tang and Sung dynasty” and “Chien-Chia Shih” . Moreover, the author took Four County pronunciation for instance and discovered the language usage of the sub-dialects like Hailu, Raoping and Dapu. After clarifying the types of speech sound and the pronunciation,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historical hierarchy and its competence (priority) of the speech sound and the pronunciation. Trying to penetrate the language formulation process of Taiwanese Hakka in history and its trend, this article ends up with its importance.

Key words: the speech sound and the pronunciation, types, trend, hierarchy, competence

責任編輯：徐富美